

ZAI
GAOYUAN

在高原

尼玛潘多◎著

中国少数民族原创文学书系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ZAI
GAOYUAN

在高原

尼玛潘多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在高原/尼玛潘多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22. 12
ISBN 978-7-5396-7652-4

I. ①在… II. ①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241583 号

出版人: 姚 巍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丛书策划: 姚 巍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22.25 字数: 400 千字

版次: 202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/	001
第二章 /	011
第三章 /	026
第四章 /	043
第五章 /	086
第六章 /	112
第七章 /	149
第八章 /	169
第九章 /	197
第十章 /	240
第十一章 /	269
第十二章 /	302

第一章

一

藏历新年才过,公历已进入了3月中旬。

迎接春天的日子,是塔金的风季。

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。无休无止的风把塔金人的好脾气磨到不时擦出火星子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也是塔金人的另一种修行,不喊杀不骂天,就算修行到家了。

风和雪是塔金的特产。和漫长的大雪封山相比,梅朵曲珍觉得风算不了什么,人被困在原地,牲畜找不到草啃,那才让人心塞,何况风季过后,塔金将迎来最美的夏季。她年轻时就跟不喜欢风季的朗杰多吉说,春天的风,是塔金的产前痛,塔金将生下一个美丽的夏天。朗杰多吉说,这是她这个大老粗说出的最富哲理的话。她不懂哲理,但觉得一定是好东西,每当有人诅咒塔金的风,她就会搬出这个比喻。

今年的风比往年来得更猛,梅朵曲珍的抹布不停地在茶桌、窗台和柜子之间移动,将室内的积尘抹得干干净净。白玛措吉已多年没有感受过塔金的春天,一回来就遇上狂风大作,看着无处不钻的尘土,加上心里憋闷,忍不

住诅咒鬼天气。梅朵曲珍停止擦拭,诧异地望向时髦的女儿,慢悠悠地说:“上了大学就是不一样啊,天也骂地也骂,不怕造口业,也不怕遭报应啊?积口德就是积福报,有福报诸事才顺。”

白玛措吉眼下最烦的就是提顺不顺的事,半句也听不得,气呼呼地回敬:“爸啦也骂,你怎么不说他?”

没等梅朵曲珍说话,朗杰多吉自我澄清:“我骂的可是风,没骂天,也没骂地,地方还是好地方。”好像骂风比骂天地的罪孽要轻一些。

梅朵曲珍取下护腰扔到卡垫上:“你爸啦骂风骂雪,还不是走不出塔金半步,这说明福报很重要,别动不动造口业损了福报。”

朗杰多吉瞪了梅朵曲珍一眼: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走出塔金?何年何月何日,说出来让我听听。”

梅朵曲珍还真说不出一二三。他可不像她,他有什么都藏在心里,更不会说要走出塔金,可一举一动不都透着想走的意思吗?梅朵曲珍不敢这么说,在一次争论中,他曾一字一顿地对她说:“我不喜欢别人揣测我的心思。”

“当当……”柜子上的座钟突然发出巨大的声响,长毛招财也跟着吠叫了几声,像是补充报时。一家三口的眼睛不约而同地看向座钟,白玛措吉发现时针和分针在十二点处重叠在一起。

座钟像是提醒了梅朵曲珍,她撑开胸兜,拿出一个更软更小的帕子擦拭它,擦到雕花处,还把帕子拧成细条,穿来穿去。

这几天,梅朵曲珍家里的风不比外面的小,这阵风吹走了往日的温馨。朗杰多吉戴着老花镜,拿着一张被塔金的烈日晒黄的报纸,将脸深埋其中,除了偶尔接过老伴递来的茶,很少抬眼,一副沉浸阅读的样子,只是不时的叹息出卖了他。梅朵曲珍藏袍的胸兜鼓鼓囊囊,装着和狂风作战的“武器”。风卷着田地上的浮尘,飞到窗台、茶桌上,她用胸兜内的抹布耐心地抹去,不让它们在上面停留很久。白玛措吉跟梅朵曲珍斗嘴的后果,就是把自己关在楼上卧室。以往,梅朵曲珍总是先软下来,把茶和吃食端到楼上,左哄右

劝。她常感叹,在这个家里,她的地位最低下,要巴结这个伺候那个,结果还是不讨喜,连长毛招财这小畜生都有人摸一摸抱一抱,唯独她没人疼。这些天,她也硬下心来,习惯被哄的白玛措吉只能在卧室来回踱步,自己宽慰自己,偶尔驻足窗前,望望别家屋顶上飘扬的经幡。新年才挂上的五色经幡架不住塔金暴烈的风,已成了破布片,不由自主地左飘右荡。

每个人不都是风中的经幡吗? 随风起舞,任意摇摆。有几个人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? 白玛措吉看着眼前的风景,想着自己的处境,一阵惆怅。她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,桌上放着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,她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看这本书,书上画着各种颜色的线,翻开的那页,有一段话被她打上了着重符号:“我虽然掌握着我生命小船的舵,但是在黑暗里,替我挂上了那颗静静闪烁的指路星的,却是我的神。他叫我去哪里,我就去哪里,在我心的深处,没有惧怕,没有悲哀,有的只是一丝别离的怅然。”“我的指路星在哪里?”她自言自语着放下书,又回到窗前,眺望着远方。

远处的山头布满积雪,神秘又宁静,她知道雪山脚下有许多隐修洞。据说在百余年前,塔金是隐修者的圣地,遍布着修行的男女。他们想以赤心归于自然,不喜不怒不争不抢,可最终有几个做到了呢? 她真的希望能看到他们当中某人的传记,她想知道没有欲望的人生真的存在吗?

几个月前,她还在校园畅想着未来。那时的她,是那样憧憬毕业后的日子,那样心急,恨不得早一点尝到未来的滋味。她最好的朋友夏荷,看上去温顺绵柔,却特别有主见。她说,未知的未来才刺激,才好玩,如果什么都清楚了,还有什么动力去奋斗呢? 那时的夏荷已经做好了到沿海打拼的准备,她甚至劝白玛措吉也跟着去闯荡。

毕业分别前一天,她俩去了常去的那家面馆,破天荒喝了几瓶冰啤。白玛措吉举着杯子说:“大山的孩子应该回到群山间,我不适合沿海,更不适合漂流。倘若你混不下去,也可以来群山间找我,我们一起在塔金隐修,那里是隐修者的圣地。”夏荷满脸红晕,晕晕乎乎地举着杯子说:“人的一生,一定

要去闯荡,一定要去争取。”

二

白玛措吉本该在去年秋天回塔金,拖了数月才回,完全是朗杰多吉的意思。

对于白玛措吉毕业后的去向,朗杰多吉很早就有了主意,当然,他是不会告诉梅朵曲珍的,他不想让她感到不踏实。每当他给女儿写完信,都要念一遍给她听,问一下还有没有需要特别嘱咐的事。朗杰多吉比梅朵曲珍的心思缜密,有些小事她想都想不到,他却能考虑周全,嘱咐的话,自然没有一句要加。在这个家里,除了上班,梅朵曲珍揽下所有的活儿,一封沉甸甸的信写完,也是梅朵曲珍亲自送到县城邮局。每次她都会在信里夹一朵干花,这么做也是听朗杰多吉说,他家的信件必夹一朵干的瞻蔔伽花。无意中说出的话,让她感觉那么美好,此后的每个夏天,这个大咧咧的女人都要摘几把野花晾起来,一朵朵地寄给她的女儿,让她闻到塔金的花香。她这么做的时候,万不会想到,丈夫在每封信里必然叮嘱一件事:一定要学习好、表现好,想方设法留在拉萨,千万不要回到塔金。

小时候的白玛措吉是学校里的小明星,“六一”的校园活动,上台代表学生发言的一定是她;学校编排的舞蹈里,她一定站在最显眼的位置,脸上扬着当地孩子少有的骄傲;鼓号队里,她就是那个戴着奇怪的帽子,举着指挥棒的小家伙。

梅朵曲珍看着举着小棒子煞有介事的她,心里美滋滋的,嘴上却说:“我怎么生了个脸皮这么厚的孩子,干什么都不胆怯。”这种情况下,朗杰多吉会立刻反驳:“怎么能说是脸皮厚呢?见过世面的与没见过世面的,是不一样的。”朗杰多吉乐于看见白玛措吉的表现,他觉得她未来可期,他的返城愿望有可能在她这里实现。

毕业分配和朗杰多吉的期望刚好相反,在白玛措吉身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得到这个消息,朗杰多吉急了,向来清高的他拉下脸面,联系了原来的同学、一起下乡的知青,四处托人找关系。整整半年时间,朗杰多吉在塔金心急上火,白玛措吉在拉萨焦虑不安。本就对拉萨没有多少兴趣的她,焦灼得更没有心情了,她只想回到塔金。朗杰多吉却一次次发电报:请勿回来。在他心里,她一回来,希望就泡汤了,所有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。后来,也不知他在哪里碰了一根硬钉子,终于妥协了,发了一封仅有“回塔”二字的电报。白玛措吉从那两个字读出了深深的无奈与绝望,但这两个字也让她得到了解脱,接到电报的瞬间,她有了久违的轻松感。

朗杰多吉从女儿考上大学的那刻起,就在憧憬她的未来,毕业后留在拉萨工作,那是理所当然的事,塔金县城还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考得那么好。结果,一纸派遣证又把女儿完完整整地送回来了。这期间,他的妹妹强珍来信说,为工作的事,孩子都憔悴了不少,还是趁早做个决定吧,或者回去工作,或者干脆不要这份分配的工作。后面这个选项,从来都不在朗杰多吉的计划中,传言说,再过几年,西藏也不包分配了,这份工作绝对不能不要。

白玛措吉以往假期回家,朗杰多吉总是先到县小车班打听一下,看有无到拉萨出差的车子。朗杰多吉在塔金县算得上德高望重,大家都买他的账,白玛措吉只需在强珍家等着,就有车子到门口来接。这一次,“回塔”二字之后,朗杰多吉再也没有任何音信。这大半年白玛措吉在强珍家无所事事,连平常最淡定的姐夫阿旺都着急了,听说朗杰多吉让她回去,亲自出门帮她找车,嘴里直唠叨,赶紧回去吧,别寺院的茶没喝上,连村庄的粥也错过了。

强珍白天在茶馆忙碌,茶馆歇业就到劳动文化宫摆摊,正在赚钱的劲头上。看着白玛措吉收拾行李,她就在一旁泼冷水:“要是我呀,就在拉萨做生意,现在单位上的人都停薪留职做生意,你那么年轻,跑那么偏远干吗?按这形势,以后挣钱会越来越容易。别看你上过大学,骨子里跟你爸一样,中规中矩、懦弱虚荣。年轻时我阿妈让他回来,让他像我阿爸那样做生意,他

就是不回来……”

阿旺打断她的话,说:“过去的事就别说了。我看措吉回去也是对的,有一份工作到底还是稳当一点,也不用担心政策会变。”

强珍不理睬阿旺,继续说:“阿妈在世时,只信任哥哥。她总说我浮夸说我不靠谱,可我在拉萨活得好好的,她那个有文化的儿子……”

强珍的这些话,白玛措吉听得太多,只管左耳进右耳出。阿旺却觉得过意不去,难得厉声对她嚷道:“强珍,你闭会儿嘴不行吗?孩子都要走了,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少,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?”

让白玛措吉诧异的是,在塔金路口,只有梅朵曲珍一人在狂风中等候。“阿爸呢?”这是她走下车的第一句话。梅朵曲珍却忙着把一包东西塞给司机,没有搭理她。只听见司机说,可以可以。梅朵曲珍把她推回车内,自己也费力地挤上车,指挥司机把车子开到家门口。

朗杰多吉顶着花白的头发,穿着开襟的毛衣,神情落寞,完全没了平日的爽朗。他接过白玛措吉的行李,歉疚地把手搭在她的背上,一句话没说,完全没有父女久别重逢的欣喜。

送走一车人的梅朵曲珍像换了一个人,一边向白玛措吉的木碗倒热茶,一边细细端详她,满脸含笑。

“瘦了一些,瘦就瘦点吧,没病没灾就好。”

受朗杰多吉的影响,白玛措吉原本高涨的情绪低落了下去,对阿妈的话没有反应。

“算了吧,这点小事就苦成这样,又没有出人命。这样阴沉着,连好运气都跑没了。”梅朵曲珍怜爱地看着女儿,话是说给老伴听的。

“是啊,塔金也不错。”朗杰多吉敲着沙发扶手,幽幽地说。

“明天就让松巴一家过来吧,他们早盼着她呢,很早就问我她什么时候回来呢。”

“盼什么不好，非要盼她回来！以后有的是时间，先让孩子休息吧。”

梅朵曲珍张了张嘴，把话咽下去了，手捋着白玛措吉的长发，笑脸上爬满了皱纹：“头发都卷成羊羔毛了，不过还真好看。”

“有啥好看？女孩子朴素一点好看。挂那么长的耳坠，像只放生羊。”

“我觉得好看，我年轻时没打扮过，看着女儿打扮就是喜欢，年轻人就应该打扮。”

“那你也戴呗，嫌不够大，就把自行车轮胎戴上。”朗杰多吉说完难得笑起来。

这一笑，让气氛欢快了一些。不过也就是一阵，没过一会儿，朗杰多吉的叹息声又把刚提起来的气氛拉沉下去。在这个家庭，他是主心骨，在物质上、精神上都是，他的心情决定了整个家庭的气氛。

三

朗杰多吉的拉萨人身份，在塔金县城无人不知，那一口优雅的拉萨口音已成为他的标志。

在塔金，“拉萨瓦（拉萨人）”就是他的名字，偶尔有人说起他的真名，对方总会愣一下，然后敲敲自己的脑门，恍然大悟的样子。

朗杰多吉在塔金的与众不同，不仅因为一口拉萨话，在很长时间里，他还是帕当乡最有文化的人。帕当乡还被称为帕当区时，大家都叫他知青朗杰多吉啦。拿着纸墨，请他写信的村民排成队。后来到达金县城工作，大家都叫他拉萨瓦朗杰啦。这个“啦”字，包含着尊敬与崇拜。朗杰多吉的这个“啦”，已成为他名字的一部分，有些人背地里骂他也去不掉这个“啦”，仿佛已经长在了他的身上。

白玛措吉生在塔金长在塔金，也说得一口好听的拉萨话。在白玛措吉说拉萨话这件事上，朗杰多吉可费了不少心思。他宁愿毁掉慈父形象，爱唠

叨、爱发怒。和小伙伴在一起,白玛措吉觉得用塔金话更自在,回到家里,照顾到父亲的感受,语言系统切换到拉萨频道,但总会不小心冒出一两句塔金土话,遭到怒目而视或者一声呵斥是常事。那时的她常常纳闷,身在塔金,为什么非要说拉萨话?

在塔金人眼里,拉萨是一座虚幻的城市,是遥不可及的梦,所愿所望都在那里。旧时塔金的高僧大德,向往的终极是拉萨,拉萨的三大寺,是他们眼中的日月星辰。塔金的大人逗弄小孩子,喜欢用双手夹着脑袋提起来问“看到拉萨没有”。孩子们经不住这般痛,迫不及待地回答“看到了看到了,还看见了大昭寺的觉悟佛(释迦牟尼佛)”。也有顽童不怕疼,大喊“没看到,影子都看不到”。大人可不会轻易饶过这些顽童,抓住了就要扯着耳朵往上提,手刚摸到耳朵,根本用不着使劲,他们又大嚷“看到了看到了,连供桌上的供品都清清楚楚”。大人这才满意,松开手,骂一声,“饿死鬼”。

那时,白玛措吉听大人们说起拉萨,会仰起小脸骄傲地说:“拉萨建在一朵八瓣莲花上。”这句话,当然也是朗杰多吉教她的,从他嘴里说出来,不觉得多有深意,从白玛措吉的小嘴里迸出来,拉萨瞬间充满了梦幻,恍若仙境一隅。其实,那个时候,她还从来没有到过拉萨,每次过年,他们回的都是东孜的姑奶奶家,和拉萨的那层关系,她搞不明白。白玛措吉这么一说,就会收到一双双爱怜的眼神,还有人摸摸她的脑袋,仿佛她的身上也有拉萨的仙气。在这样的情境下,白玛措吉就会生发出表演欲望,会继续仰着小脸说:“你们知道协噶林巴·明久伦珠吗?你们知道他的《忆拉萨》这首诗吗?”到了这个阶段,听她说话的人基本摇头,也没人追问这个叫什么伦珠的是干什么的。

朗杰多吉刚结婚那阵喜欢喝酒,梅朵曲珍总是把头道酒倒给他。他的酒量小,用不了多久就会喝醉,然后趁着醉意背诵一段《忆拉萨》,已经成了固定程序。一到这个环节,梅朵曲珍的家人该上茅房的上茅房,该喂牛的喂牛,让朗杰多吉的乡愁飘在空气中。那时候,朗杰多吉喝醉酒是要哭的,乡

里人保守,他没法抱着梅朵曲珍哭,就把脸埋到双腿间,边哭边说:“我没处说话。”

“那么多人在这里,怎么没处说话呢?”

“你们听不懂。”

“你大声一点,我们就听清了。”

“你们不懂……”

四

白玛措吉考上大学,是朗杰多吉最得意的一件事。借着这事,他把梅朵曲珍好好地数落了一番。“只看得见鼻尖的人,怎么知道我的良苦用心。”他说这话时太得意,笑出了声,捧在手上的甜茶也洒了一桌子。

梅朵曲珍边擦边说:“她一直很用功,从哪里考都能考上大学。”

白玛措吉小学毕业后,没有继续在塔金念中学,而是被朗杰多吉送到拉萨读中学。那么小就让她离开家,梅朵曲珍一直耿耿于怀。

“你没上过学,不懂的,学习环境很重要的,说白了,就是学生层次不同,知道吗?”

梅朵曲珍似懂非懂:“不是说还要比别人多读一年吗,有什么好?”

“这叫预科。多读一年算什么,她那么小,出来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,不一样。我说你最远只看得见鼻尖,你还不高兴。”

“那毕了业就能分个好工作是吧?”

“那是当然的啦。”朗杰多吉那语气,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中。

最恼人的是梅朵曲珍娘家人的各种问题。朗杰多吉在梅朵曲珍家里所受的尊敬,远超女婿的待遇。他的大舅子松巴完全把他当上师看,不时向他请教,每请教一次,对他的敬仰就增几分。塔玛的乡邻问起他的妹夫,他只有一句话: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。就是这样尊敬朗杰多吉的人,在白玛措吉

上大学的事上,也惹得朗杰多吉很不高兴。

“多上一年的话,以后拿的证,是不是比学四年的硬气一些?”

“一样的。”

“那出来以后,工资是不是比学四年的要高一些?”

“不会的,也一样。”

“那好在哪里呢?”

“怎么说呢,那个学校特别有名气,在全国知名度很高。”

“有名有啥用呢?”

松巴的这个问题,朗杰多吉都不屑于回答,转而不语。松巴以为博学的朗杰多吉无言以对了,继续说:“一年里可以做很多事的,光工资就能多拿一年嘛,结婚生子也早一些。”

“账可不能这样算。”朗杰多吉转过身子,看着别处说,“不是这样的算法。”

松巴从他转身的动作看出了其中的含义,便不再多话。

没有上过大学的朗杰多吉,对女儿上大学这件事的张扬,让梅朵曲珍都有些讶异。一向内敛的朗杰多吉,在这件事上,高调得有些夸张。他请松巴宰杀了两头绵羊,又让梅朵曲珍翻找早就不用了的陶锅,在家里酿了青稞酒,把走得近的亲朋同事,分几拨请到家里庆祝。“塔金县城去内地上学的孩子也有几个,人家都是悄无声息地来去,没见弄那么大的动静。”梅朵曲珍也不顺着朗杰多吉,偶尔说出这么一两句,他却是一脸解释都嫌费口舌的表情。

自从白玛措吉到拉萨上学后,朗杰多吉在家里说得最多的也是考学的事,梅朵曲珍多少还是知道一些区别,她是故意这样说的。共同生活近三十年,她怎能不知朗杰多吉的心思,女儿的走出去其实就是他的走出去,看到他难得的张扬,她高兴,也难过。她知道朗杰多吉来到塔金时,比现在的白玛措吉还小,想到这点,她会释然一些。

第二章

一

朗杰多吉到帕当插队那年,比现在的白玛措吉还小,才19岁。

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远行。离开姑姑索朗那天,他记得特别清楚,也是3月。

3月的风清冷刺骨,冷清了很多时间的学校操场此时格外热闹。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,毕业在家的上一届学生,还有学生家长 and 亲友,把平常还算宽阔的操场挤得狭小无比。前来送朗杰多吉的索朗看到那么多人,心里紧张,胸口发闷,脑袋发晕,紧紧抓着朗杰多吉的衣角,在他和同学打招呼时,一直躲在他的身后。朗杰多吉看她如此紧张,就让她先回去。他以为她会拒绝,以为她会说要看着他坐车离开,没想到,她迫不及待地答应了,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他,转身就走了。看着她的背影,他的心里有些不安。很快,这种不安就被各种声音淹没了。广播里传来校长的声音,话别的人太多,没几个人听广播,朗杰多吉记住了偶尔飘来的几句话:“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…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……要做新时代的农民……”

女同学多是与家人在一起,面色凝重,窃窃私语,难舍难分;男同学多是

跟同学在一起,聊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,为没有分到一起感慨几句,有些惆怅,但悲伤的人不多。

朗杰多吉放眼望去,熟悉的面孔很多,真正同班的同学不多。有几个跑到外地的同学没能赶来,也有同学因是家中独子独女,申请了不下乡。初二和初三的,都是以前见过面的,相互点点头,问问分配的地方。刚上初一的学生也去,他们说是初一年级,其实小学毕业后就赋闲在家,连中学的门都没有进去过。听他们尖细的嗓音,他感到不可思议,问其中个子最矮的一个:“你也去?”

“去,怎么不去?”他斜挎着包,个子瘦削,小脸稚嫩,说话的口气却油滑。

“谁送你呀?”

“当个农民还需要送吗?我自己来的。”

“小个子,你这样说是看不起农民。”朗杰多吉小声提醒。

“我就是农民家庭出身,我会看不起自己啊?”小个子用手指着自己,很不服气。

“你这身板也好意思说是农民,我不信。”

“大个子,你可别小看我。”小个子一把推开他,朗杰多吉没站稳,踉跄了几步。

“还是有几分力气。你分到哪里了?”

“塔金。听说是一个被隐藏的地方。”

“什么叫被隐藏的地方?”朗杰多吉很不解。

“就是佛祖把它……不是佛祖,我这张嘴……”他啪啪地扇了自己几巴掌,“有人把它藏到山谷里,外人轻易看不到的地方。”

“谁那么大能耐?”

“哼,你这大个子,脑子也就屎大吧。”

两人正聊时,几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来,在学校大门口排成一排。人群开始骚动,方才哭哭啼啼的女同学已顾不了告别家人,拿起行李跑向车子,

生怕挤不上去。家长也开始奔跑,形成更大的骚动。大多数男生不慌不忙,朗杰多吉跟小个子聊天还意犹未尽,还想说两句,小个子已把被褥顶到头上。

“别急,我跟你一样,也是去塔金。”朗杰多吉说。

“你这人说话不痛快,说一半留一半,故意逗我的吧?”

“不骗你,说不定以后我俩会分到一个生产队呢。”

小个子这才把被褥扔到地上,扬起一片灰尘。

“你才初一,也算知识青年呀?”朗杰多吉故意逗小个子。

“怎么不算,只不过是量的问题,假如你的知识刚好装满抓糍粑的碗,我的知识可能可以装满喝茶的茶杯,少是少一点,但也不能说没有吧。你不也没上过初二就算成初二?大家都是硬拔高了一级。”

朗杰多吉被小个子逗得哈哈大笑,他确实才上了几天的初一就停课了,转眼就变成了初二。他的笑声引起了校长的注意,他朝他俩喝令道:“你俩怎么还不动?”他俩这才提着行李,慢悠悠地走过去。

阿旺是最后一个赶到的学生,他的行李很少,脸色也特别难看,朗杰多吉跟他打了一声招呼,他也没有回应。

载着分到西部两县的二十几名学生,车子终于出发了。

这是1970年3月20日的事情。无论过去多少年,说起这个日子,朗杰多吉总是脱口而出,没有半点迟疑。

二

朗杰多吉和小个子最晚上车,只能坐在车厢的尾部。

小个子第一次坐车,对什么都充满好奇,他不急着坐下来,而是一会儿到车厢前面,一会儿到车厢尾部,每次走来走去都要让同学挪动位置,还没出城,他就跟女生杠上了。小个子人幽默,嘴又贫,把一车人都逗笑了。朗